

周芳：向世界展现水下中国之美

本报记者 付鑫鑫

“水面之上是960万平方公里，水面之下是无法丈量的未知。黑暗不是生命的终点，绿洲不是陆地的独享。沉船穿越百代，只为寻找它的前世今生；千万年的交集，人类享受着它的馈赠，留下生活的痕迹、生存的故事。今天，让我们冲破边界，像鱼儿一样自由呼吸，去感受它——一个从未见过的水下中国。”

这是纪录片《水下中国》的片头语，也是导演周芳向世人展示水下中国的6个维度总结：黑暗洞穴、水下古城、古今沉船、秘密花园、生命绿洲和海底粮仓。

作为中国首部大型水下生态系列纪录片，《水下中国》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我国特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：云南抚仙湖水下金字塔、河北潘家口水下长城、台湾兰屿岛海底沉船、广西神秘喀斯特洞穴、山东胶州半岛海底粮仓……

3年，周芳和她的团队跨越24个省市，下潜3000余小时，拍摄70T视频素材，制成了《水下中国》和花絮特辑《潜行中国》，《水下中国》被网友誉为“敢叫板BBC的纪录片”。

“中国人拍摄自己的水下世界，我们并非是以物见物，而是以物见人，以物见中国。”周芳说，这是她拍片的初心。“我们呈现中国水下的涅槃新生、沧海桑田，希望让世界看见水下中国，呼吁人类共同保护蓝色星球。”



▲为拍大白鲸，周芳曾参加冰潜训练。



▲周芳酷爱水下摄影，被称为“追鲨鱼的泡泡”。

配图：《潜行中国》海报，均受受访者供图

解开《黑暗洞穴》里的爱情密码

在水下黑暗洞穴，失去一双明亮的眼睛，独自生活的盲虾如何找对象？

原来，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，盲虾的皮肤对水的运动十分敏感，甚至能够感知微弱的水流碰到洞壁的运动，所以，它们可以在曲折的洞穴和岩壁上穿行，永不撞墙！不过，敏感的皮肤还没有办法帮它们分辨哪个是敌人的进攻、哪个是爱人的靠近，而这全靠它们超级发达的嗅觉系统——成熟的母虾会把“爱”的信息素释放在水里，公虾会一路闻香寻芳而来。这样独特的爱情密码，只有盲虾可以解开……

“盲虾的爱情密码”是《水下中国》第一集《黑暗洞穴》的第一个故事，从“爱情”入手，既介绍了中国南方特有的喀斯特地貌，又科普了中国地下水系以及盲虾盲鱼等43种盲目或半盲目生物的存在。

和追5厘米长的盲虾相比，水下摄影师周芳以前更喜欢追身长10米的鲨鱼，大家都称她“追鲨鱼的泡泡”。

2017年之前，周芳在全世界各地追踪拍摄鲨鱼，她希望告诉世界，不是鲨鱼吃人，而是人吃鲨鱼。“鲨鱼伤人的概率极小，就算伤人，也是两种情况：一是误伤，因为鲨鱼视力不好；二是自卫，也就是说，人攻击鲨鱼时，它才会反击。潜水员被水母等有毒生物伤害的可能性，远比被鲨鱼伤害的可能性大多了。”

周芳拍过全世界最有攻击性的四大鲨鱼——大白鲨、虎鲨、公牛鲨和远洋白鳍鲨，也拍过温柔可爱的锤头鲨、护士鲨、鲸鲨，还有很多不像鲨鱼的牛头鲨、猫鲨、须鲨等30多种鲨鱼。2015年，她策划拍摄、以海洋环保为主题的纪录片《寻找鲸鲨》获得“湖南省首届原创视听节目大赛”公益类大奖。

同样是水下拍摄，2017年初的一场对话改变了周芳镜头的方向。当时，她正在做冰潜训练，“去北极圈冰潜，是为了寻找和拍摄在极寒海底生存的大白鲸”。

“泡泡，你来自中国，你有没有见过中国的水下？”俄罗斯教练问道，“你知道，中国有个抚仙湖吗？你下过抚仙湖吗？我去过，我们在那里下潜到了水下70米，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，而且抚仙湖的水下太美了。”

这段对话让“心怀远方”的周芳开始反思，“我去过世界那么多地方潜水，为什么对祖国却所知甚少？”中国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，有全世界最多的河流、最复杂的水系，但却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拍摄的水下纪录片。

2017年3月，从北极回国后，周芳邀约水下摄影师Rachel、刘毅、宋刚，以及国内首位全能型潜水教练韩颖、摄影指导王言等组建了一个6人团队。3年时间，他们跨越24个省市，东到台湾兰屿岛、西到云南抚仙湖，北到黄渤海交界处，南到南海西沙群岛，“我们希望给全世界呈现一个独一无二的水下中国”。

在广西，周芳和队友下潜了20多个洞穴，很多影像资料在中国屏幕上都是首次呈现，除了盲鱼、盲虾，还有

喀斯特洞穴水下独特的石花，以及镶嵌在洞穴岩壁上亿年的贝类化石、鱼骨化石。

“不是说国外没有喀斯特地貌，国外也有，但我们要拍的是中国水下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，我们水下洞穴还有水厂遗迹，老一辈人甚至还记得水厂修建的情景，这是国外没有的。”周芳笑着说。

中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——抚仙湖，地处滇中明珠玉溪市澄江县境内。“我以前听过抚仙湖，但没下潜过。”周芳回忆道。2017年组建团队后，第一站就是抚仙湖。可是，当时不管是抚仙湖，还是水下中国，资料都十分匮乏，“既有种大海捞针的感觉，又像在开荒，我们在开拓一片新的疆土”。

据此前的考古资料显示，抚仙湖水下古城面积约2.4平方公里，其中有的建筑图案和古滇国青铜器上的图案非常相似。第一次下到抚仙湖湖底，周芳希望可以找到传说中的金字塔顶，但无功而返。“我们拍了3年，总算摸清楚了抚仙湖水下的石质建筑群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石质建筑群应属三星堆时期，距今约2300年至4000年，比古滇国的历史还要早。人们一开始在这里生活，但随着地壳运动和水位抬升，人群逐渐疏散；然后不断抬升，不断疏散，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抚仙湖和水下古城。”

探寻《水下古城》中的前尘往事

龙头、圣旨，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，同时出现在水下，被镌刻在同一座牌坊上。故事的主角是

一个女人。

姚文凌是一名贫苦书生，妻子王氏却是大户人家的女子，王氏在18岁的时候与文凌成婚，但仅一年，丈夫便因病离世。王氏守节敬孝，侍奉二老守寡50多年，直至离世。知悉此事后，扬州府上表朝廷予以嘉奖，乾隆有感王氏忠贞，特赐节孝牌坊，于乾隆年间，设立在遂安县城北门之外。

这个头悬圣旨的建筑便是姚氏节孝牌坊，由皇帝降旨建造，是中国传统的四大牌坊之一贞洁道德牌坊，也是中国水下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砖墙结构的牌坊……

“在水下，第一眼看见这座距今200多年的圣旨牌坊，内心的震撼前所未有！”周芳说，牌坊上那些精雕细刻，龙、凤、麒麟、狮子无一不印象深刻。

第一年踩点，团队一共选了10个主题，后来删掉了6个，又新增了2个，“最开始，我们到西藏、青海踩点，后来不得不放弃了。一是技术条件限制，毕竟高海拔地区对潜水的要求更严苛；二来，被放弃的点可能有自然美景，刺激视觉感官，但并不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。”

在周芳看来，她希望呈现给世人的是有中国特色的水下世界。《水下古城》里，不论是抚仙湖水下古城，还是因修建新安江水电站而淹没在水下的千年古城（浙江遂安），抑或“引滦入津”而淹没在潘家口水库下的明长城（喜峰口段部分）都蕴藏了中国历史；《古今沉船》里有古代花园上丝绸之路上的沉船；《秘密花园》里有南极村，村里的渔民会把死去的珊瑚捡起来造房子；《生命绿洲》里的“蓝眼泪”其实是希氏弯喉海萤，一种浮游在海湾里的荧光生物，夏季六七月份发出蓝光的海萤沿沙滩呈带状分布，也是世界罕见、中国特有的。

当然，在挑选题、拍摄过程中，最触动周芳的还是当地人与水的互动。

每一个牌坊、每一座宅院，都记载着一个故事、一段历史。周芳告诉记者，他们拍摄千岛湖水下家园时，有处名叫“余庆堂”的房子，木质穿斗式结构，门庭上刻有“山屏水带”字样。乍看，它就是一座非常普通的民宅，但对以前住在这里的许老来说，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家。余庆堂上二楼的楼梯，曾经是许家父亲与人冲突、保护自己的天然屏障；楼梯上的隔板是他和父亲睡觉的地方；院子里，葡萄树下是他奶奶讲故事和纳凉的好去处……

“我们在千岛湖拍摄的两年，许老一直和我们在一起，帮助我们；我们也听他讲了很多对家乡、故园、旧宅的思念，特别真实！”周芳动情地说，“落叶归根是中国人传统。1959年新建水库至今，一个甲子过去了，人生能有几个甲子？可无论再怎么思念，水下的家园近在咫尺，他却不到了。所以，当我们把拍到的视频图片拿给许老看，他真的是噙着泪、哽咽着和大家说，谢谢！那一刻，我内心很满足，帮许老实现了回望乡土的心愿。而且，实践证明我们对中国水下的探索是有价值的。”

此外，《海底粮仓》中，山东威海以捡拾海参、鲍鱼为生的“海猛子”，在荣成海洋牧场打捞海带的工人，以及被称为“海上吉普赛人”的海南疍家渔民也带给周芳很多感动。

“海猛子”其实是一种高危职业，装备有限、条件简陋、水下作业，让他们很容易得减压病。周芳解释说，减压病就是高压环境作业后减压不当，体内原已溶解的气体超过了过饱和界限，在血管内外及组织中形成气泡所致的全身性疾病。“海猛子”一旦上了年纪，就干不动了，他

们的收入都是用生命和青春换来的。“还有每天打捞海带13个小时的工人，他们的双手整日浸泡在高盐度的海水里，手指都被泡得变形了，有点像胡萝卜，连关节都不明显了……”

在海上“讨生活”的海南疍家人因为环保禁渔，越来越多地将生活重心从海面回归陆地，他们在海边办起小型养殖场，开起渔排做生意，但并没有忘本。

“开捕的日子里，我们和疍家人朝夕相处，一起出海，看大哥夜里开灯网鱼、听大姐唱渔歌……”周芳说，悠扬的歌声传唱的是“海上吉普赛人”与大海“相爱相杀”的故事，其间的酸甜苦辣，外人或许很难领会。“相同的是，他们也和‘海猛子’一样，在为更好的生活而不懈努力。”

做个踏浪前行的中国“海猛子”

“我在疍家人、‘海猛子’身上也看到了我们团队的影子。只不过，他们捞的是海产，而我们在水下捕捞的是中国几千年被大家所遗忘的文明和历史；他们收获的是真金白银，而我们收获的是无数的感动和内心的自豪。我甚至觉得，我和我的团队就是中国水下的‘海猛子’。”周芳说。

记者不禁好奇，一个出身湖南山城的湘妹子为什么会想到投身水下拍摄的事业。

“一定要找一粒种子，应该是小时候。”周芳笑着说，幼时的她喜欢看央视《正大综艺》、《世界真奇妙》环节中，风格迥异的自然和人文风光吸引着她，“不看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”

有猜谜，电视里总是问，这是做什么、那是做什么……当时，我就想，要是以后可以游历世界，跟电视里的人一样，拿着摄像机到处去拍就好了。”

在北京念完本科，周芳赴美国读MBA。留美工作后，闲暇之余，她爱好旅游、登山、徒步、露营。

水下世界第一次以惊人的面貌呈现她眼前，是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度假。“碧海蓝天，我潜到水底，那里有各种海洋生物，色彩斑斓、生动鲜活、自由畅快。”周芳被惊艳到了，“水下的世界很安静，我不会再被邮件、电话打扰，也无需思考工作、生活上的琐事。放空一切，像鱼儿一样畅游海底。”

国内父亲重病，周芳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美国的工作，回到祖国。“在美国，我虽然年薪百万，但不自在，那是一份职业；做水下摄影师，拍公益电影，一年可能只有十几万的收入，但内心很踏实，这是我的事业。”周芳说，拍《水下中国》那3年大概是她过得最充实的3年，一边查资料，一边上导演班，跟着美国的导师学习，“我的导师迈克拿过3次艾美奖，他对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技术指导，传达给我更多的是一种理念——你得对你拍的东西有激情。你早上睁开眼，想到今天要做的事没有干劲，哪怕再苦再难，都会坚持下去。”

尽管装备精良，但水下拍摄并非毫无风险，甚至有可能与死神打照面。周芳在广西洞穴第一次拍盲虾，为了追盲虾，不知不觉偏离了导览线，进入侧洞。“幸亏，那个侧洞是条死胡同，警醒之后，我尽量放松心情，调整呼吸，以免过快耗氧气瓶所剩不多的氧气，按照原路返回。”周芳心有余悸地说，“如果侧洞是通的，等设备再发警报，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，能摸回来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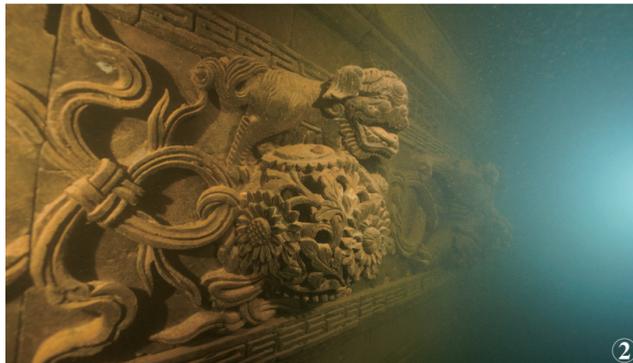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《水下中国》和《潜行中国》都已放完，有的网友意犹未尽。周芳告诉记者，《水下中国》最初做的是50分钟一集，但考虑到大众可以接受的时长，所以剪到30分钟以内。“我们也很遗憾，第一季为了把内容讲全，剪辑片就放弃了深度，只能让大家知道个大概，甚至个别地方还有点跳跃。”不过，接下来，第二季会更加聚焦，比如说，关注一些中国特有的水下物种——中华白海豚之类。

令人遗憾的还有，团队初拍抚仙湖，当地仍有车水捕鱼的传统习俗，后来因为环境整治，这个水车已经不存在了。“余庆堂的许老，曾想让我拿他家的一片旧瓦回来做纪念，可在我拿起片瓦的一瞬间，尘土散尽，瓦片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，我就重新把它放回去了。”周芳感慨说，“回到船上，我跟许老解释了为什么要那片瓦放回去，许老也很理解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它作为水下屋顶的一片瓦就在那里，如果回到岸上，它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。”

让周芳念念不忘的，还包括珊瑚产卵。“《潜行中国》里讲到，成片里非常漂亮、漫天粉色的珊瑚产卵其实是在日本拍的，在海南拍的产卵画面没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。未来，我们计划还要再去拍摄。”周芳感叹，“我们做纪录片，不能对现实横加干预，既保不了车水捕鱼的水车，也不能随意打捞沉船上的陶瓷碎片，更不可能去干涉鱿鱼出生、珊瑚产卵。记录当下本身就是是一门遗憾的艺术，所谓挂一漏万，但重点是在做。乘时光未老，我们踏浪前行，用镜头呈现水下中国的历史与变迁。”



1



2



3



4

1黑暗洞穴。 2水下狮城。 3古今沉船。 4珊瑚花园。 本期制图：邢千里